

此消彼长: 阿以冲突与海湾问题的互动关系

黄民兴

(西北大学 中东研究所, 陕西 西安 710069)

阿以冲突与海湾问题是中东的两大热点问题, 其中海湾问题涉及的主要国家是伊拉克。这两大问题之间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 阿以冲突一直是中东的主要热点和局部战争的主战场, 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力。在海湾地区, 伊拉克执政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主张阿拉伯统一的思想, 支持巴勒斯坦解放事业, 但由于伊拉克与巴勒斯坦并不接壤, 不属于前线国家, 复兴党政权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插手并不多。在历次阿以战争中, 伊拉克只派出了象征性的少量军队。不过, 伊拉克是参加阿以战争之后惟一未与以色列签署停战协定的阿拉伯国家, 因而在法律上一直与以色列处于战争状态。作为非阿拉伯的穆斯林国家、政治上亲西方的伊朗与阿以冲突的关联更少, 它甚至暗中与以色列来往密切。然而, 随着 1978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爆发和两伊战争的开始, 海湾问题一跃成为中东的另一大热点, 整个中东格局为之发生重大变化。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 上述两大热点“热度”的起伏及相互关系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1. 1978~1991 年海湾冲突主导时期。这一时期, 海湾地区首先经历了伊朗伊斯兰革命, 它使美国倚靠的“两根支柱”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中的一根崩溃; 其后是由伊拉克对外扩张引起的两伊战争、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和海湾战争, 海湾战火不断。而在巴以周边地区, 中东和平进程业已启动: 1979 年, 戴维营协议签订, 埃及停止了与以色列的对抗; 1982 年, 黎巴嫩战争爆发, 巴解被迫撤出贝鲁特, 武装斗争基本上终止, 巴转而谋求和平谈判; 1987 年, 巴勒斯坦第一次起义开始, 但其烈度无法与海湾战争相比。同时, 伊朗开始支持黎巴嫩的什叶派真主党, 以对抗以色列, 其对伊拉克的战争则得到了叙利亚的支持。

2. 1991~2001 年中东和平进程主导时期。萨达姆在海湾战争前后, 极力宣传要用化学武器对付以色列, 在战争用飞毛腿导弹袭击以色列, 对以构成一定威胁。1991 年, 美国一举打败了萨达姆, 海湾局势暂趋稳定。同年, 中东和会在马德里召开, 它表明美国决心推动中东和平进程, 以确立自己在冷战后中东的独霸地位, 以叙利亚为代表的激进派力量加入多国部队为美国实施其策略奠定了基础。同时, 巴解也逐渐摆脱了与伊拉克的联盟, 于 1993 年与以

色列签署了奥斯陆协议, 中东和平进程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但此后由于工党与利库德轮番执政, 和平进程不断出现反复。2000 年, 终于爆发了巴勒斯坦第二次起义, 保守的沙龙政府建立, 和平进程彻底停滞。萨达姆在与美国周旋的过程中, 也采取了支持巴勒斯坦的姿态, 对巴“人肉炸弹”家庭提供补贴, 被巴勒斯坦人视为胆敢挑战美国的阿拉伯民族英雄。

3. 2001~2005 年反恐和伊拉克战事主导时期。2001 年, 小布什出任美国总统, 奉行亲以政策的他失去了对中东和平进程的兴趣, 在“9·11”事件后更将反恐作为当务之急, 对萨达姆必欲除之而后快, 从而使巴以问题彻底退居幕后。在解决了塔利班之后, 美国对伊拉克开战, 此后完全陷入反美游击战的泥沼, 无心顾及巴勒斯坦问题。2005 年 1 月, 小布什进入第二届任期, 开始把巴勒斯坦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向以色列和叙利亚、黎巴嫩施压。由此, 中东暂时进入了和平进程重新主导的时期, 但伊朗核问题的出现使海湾具备了再次成为焦点的可能。

综上所述, 阿以冲突与海湾问题的特点和相互关系可以大体总结如下:

第一, 两大地区热点问题的直接关联不大。同时, 1978 年以后, 两大热点在总体上是此热彼冷, 互有消长。

第二, 两大热点问题的性质有所不同。从共性看, 阿以冲突与海湾问题都是影响广泛的地区问题, 并对世界产生了巨大冲击。从个性看, 双方有三点区别。(1) 阿以冲突基本上是政治性的矛盾, 涉及民族、宗教、领土、水资源等, 这与海湾问题相似, 不同的是后者还牵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社会经济变革(伊朗革命、美国对伊拉克政治的改造, 但美国最新的“大中东民主计划”的对象包括了整个阿拉伯世界和伊朗)、地区扩张和经济问题(石油)。概而言之, 阿以冲突基本是民族宗教问题, 而海湾问题基本是地区大国问题。(2) 阿以冲突的直接对手均为地区性的, 其矛盾也主要是围绕着巴勒斯坦的领土。相反, 海湾问题除了海湾国家间的矛盾外, 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两伊强烈的反美倾向, 而伊斯兰世界的激进反美力量也参与其中, 海湾问题从而具有更为广泛的外部影响。(3) 与此相联系, 阿以冲突在地理范围和冲突类型上总体呈逐渐缩小的态势, 埃及和约旦先后与以色列缔和, 实现了双边关系的正常化; 巴解

则从武装斗争转入了政治解决。但在海湾地区,冲突的地理范围并未缩小;在冲突类型上变化不大,虽然伊朗逐渐放弃了激进的反美政策,但是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而伊拉克的反美斗争也尚无减退的迹象。

第三,在世界各大国中,美国与阿以冲突双方均有最为密切的关系,并直接参与其中。在阿以冲突中,美国与以色列建立了联盟关系,竭力维护其安全和美国自身利益,并努力发展与阿拉伯温和国家和激进的共和制国家的关系,削弱苏联在中东的势力,而促进中东和平进程就是美国在1973年十月战争以后的既定政策。作为对以色列影响最大的国家,美国在中东和平进程中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在海湾地区,美国虽然不能直接影响两伊的政策,但巨大的利害关系迫使其卷入海湾事务;美国依赖温和的海湾君主制国家,先是利用伊拉克打击伊朗,继而又直接出手打垮萨达姆。“西促和谈,东遏两伊”就是90年代美国中东政策的最好概括。由于两大热点问题的高度复杂性和不同政府的政策倾向,美国在一个特定时期只能专注于一个问题(但它不会放弃在另一个地区的努力),这是前述两大热点在总体上此热彼冷、互有消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四,美国在中东地区仍然需要盟国和其他国家的帮助,尤其是在某个问题上陷入僵局的时候。在巴勒斯坦,挪威直接促成了巴解与以色列的秘密谈判,此后欧洲和日本向巴自治区提供了援助。在小布什执政时期,美国、欧盟、俄罗斯共同提出了有关和平进程的“路线图”计划。在伊拉克,一些欧洲盟国、日本和其他国家先后参加了海湾战争和伊战结束后对伊拉克的占领,并为此提供财政援助。在当前的伊朗核危机中,英、法、德积极与伊朗进行消除危机的谈判。当然,联合国在化解地区危机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作为美国冷战后在中东地区采取的重大举措的伊拉克战争,也对中东和平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分直接、间接两个方面。

从直接方面看,伊拉克战争的影响是有限的。鉴于前述伊拉克对以色列的敌视态度,萨达姆的垮台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以色列的安全环境,减少了支持巴勒斯坦自治机构和激进组织的力量,使自治当局在和谈中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因此,伊战结束以来,以色列更加一意孤行。以军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总部设置重重包围,拒绝与阿拉法特会谈,对巴激进组织领袖一再进行定点清除,随意进入巴控区、镇压巴武装人员、破坏巴民众房屋,修建隔离墙,

使和平进程彻底陷入困境。

伊拉克战争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间接方面。首先,它使中东地区消除了一支重要的、实际上是惟一敢于与美国正面对抗的国家力量,从而削弱了对抗美国、以色列的激进力量阵营。战争结束后,美国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向中东的其他激进国家施压,叙利亚、伊朗和利比亚不得不作出重大让步。最近,黎巴嫩亲叙利亚力量的衰落就是一个证明。

其次,改变了美国在中东的力量布局。战前,美国在海湾地区驻有军队,但美军的主要基地所在国沙特国内的反美情绪不断高涨,而战后伊拉克成为美军新的重要驻扎地,从而使美国的军事力量直接与叙利亚相邻,后者面临南方的以色列、北方的土耳其、东方的美国三大西方势力的包围,其复兴党政权的生存受到进一步威胁。同时,伊朗也受到驻有美军的阿富汗和伊拉克东西两面的包围和美国的打压,从而使美国的中东和平计划更有可能得到实施。

再次,伊拉克战争使阿拉伯世界进一步处于混乱状态,削弱了其内部团结和活力。在战前,“9·11”事件使气氛逐渐缓和的阿拉伯世界转而趋于动荡,美国以反恐大旗胁迫阿拉伯国家,并将矛头指向伊拉克,造成阿拉伯各国政府的紧张和民间反美情绪的升温。伊拉克战争使美军第一次入侵一个阿拉伯大国,而阿拉伯世界和阿盟除了口头反对外无所作为,美国还进一步以“大中东民主化”计划相迫,使阿拉伯各国政府备感不安和消沉。在国际层面上,非阿拉伯国家的土耳其与以色列正式结成军事联盟,对叙利亚构成巨大压力;此外,什叶派和库尔德人势力在伊拉克的崛起使基本由逊尼派主导的阿拉伯国家担心一个什叶派阿拉伯国家和独立的库尔德国家的出现。在阿拉伯民间,反美情绪更趋上扬,伊拉克取代阿富汗成为反美“圣战”的主要战场。在这种背景下,茫然中的阿拉伯世界似乎无法对阿以冲突施加重大影响,而任由西方和巴以双方去自行解决。

如果说以上因素是有利于以色列的话,那么随着时间的流逝,事态的发展逐渐向不利于以色列的方向发展。由于萨达姆的垮台,美国开始重新把中东和平进程提上议事日程。华盛顿知道,要真正改变因伊拉克战争而造成的美国在中东和穆斯林世界形象的低落状态,必须向以色列施压,让巴以双方恢复和谈,实施路线图计划。所以,人们看到,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不断向以色列呼吁,要求其继续从加沙撤出定居点的计划,冻结定居点建设,与巴自治当局进行谈判等等。

(策划 陈天社 郑良勤 责任编辑 郑良勤)